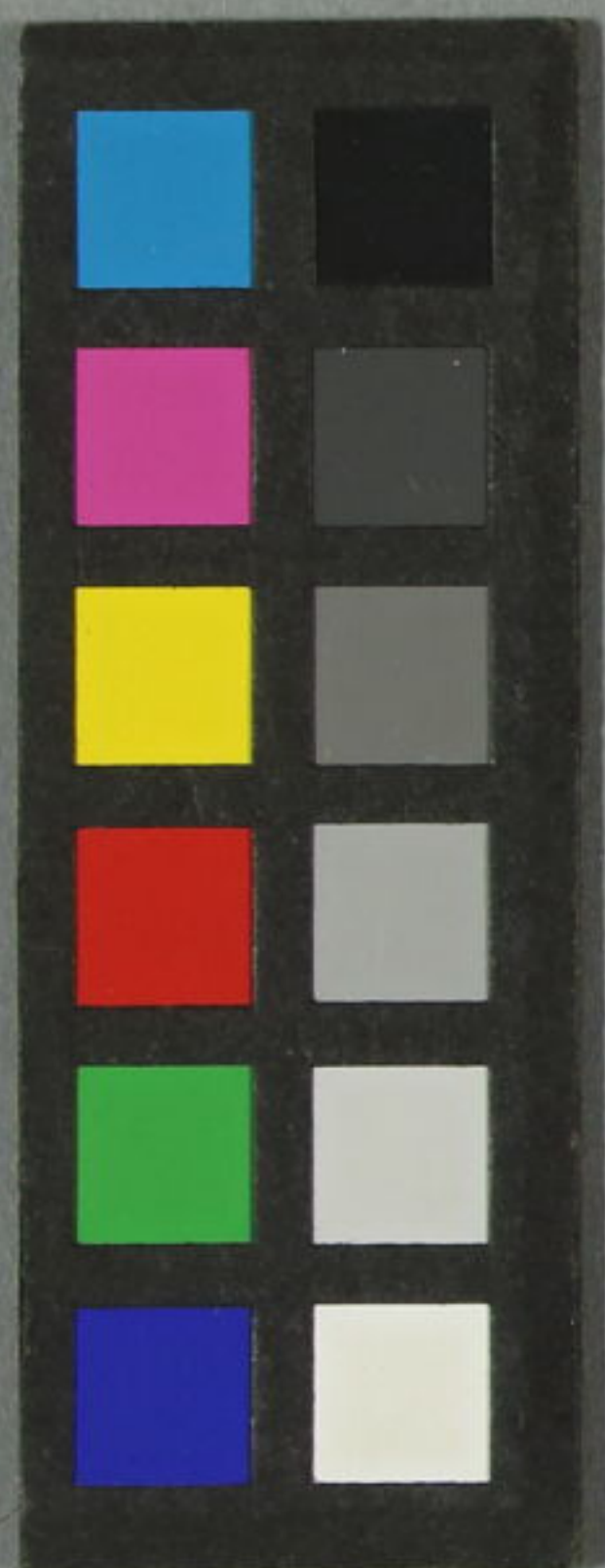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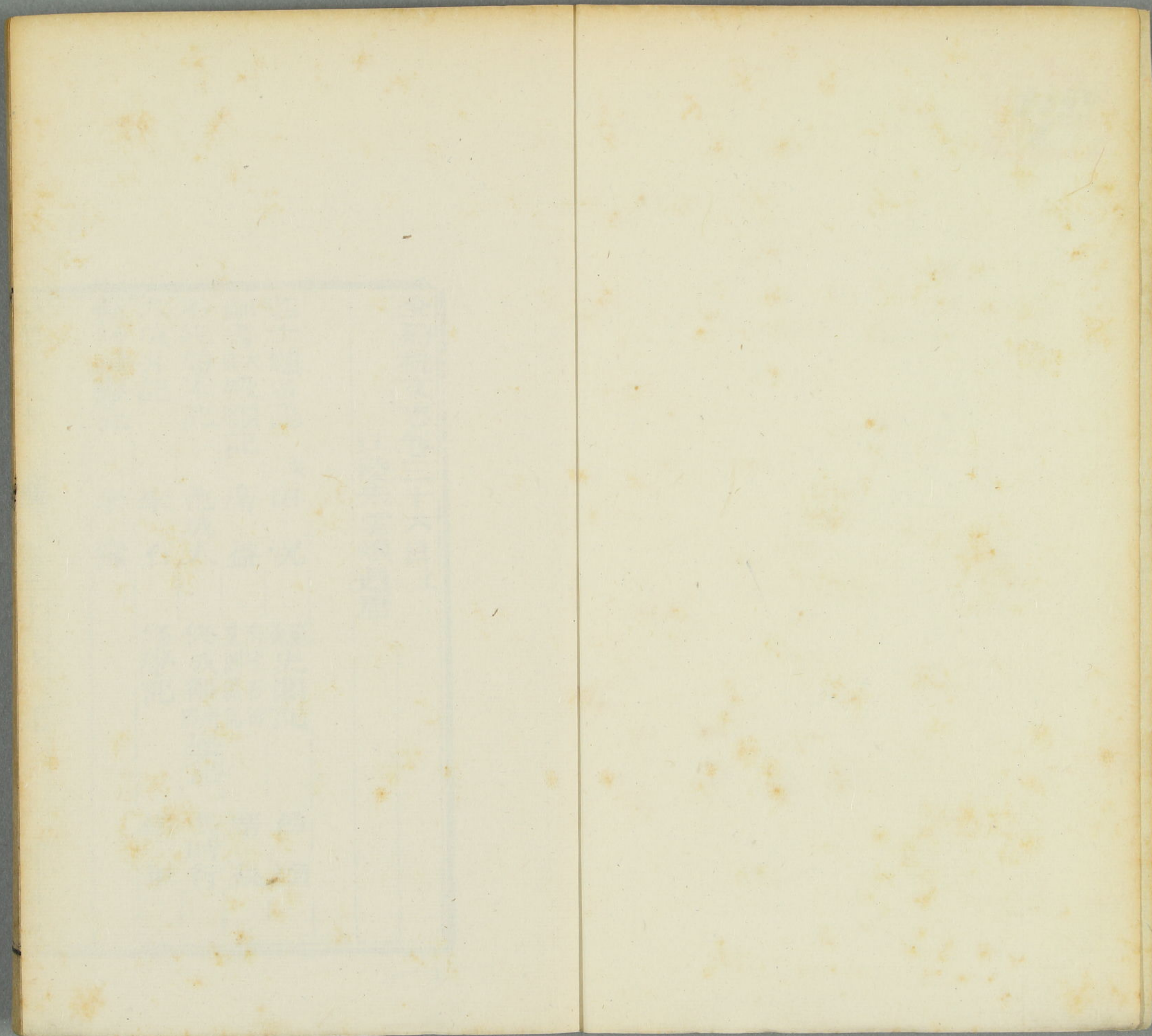


全蜀文志

和6
2033
21



八和6
#2039
卷21



全蜀文志卷三十六上

江陵朱雲煥退唐

進士題名記

宋田況

經史閣記

呂陶

鄱書成殿額記

席益

府學石經堂圖籍記

席益

石經始末記

范成大

修成都府學記

馮時行

大成并記

李石

修學記

楊甲

新修四齋記

李燾



全蜀統文志卷三十六上升菴原本

江陵朱雲煥遐唐

記丁

進士題名記

宋田況

蜀自西漢教化流而文雅盛相如追肩屈宋揚雄參駕孟荀其辭其道皆為天下之所宗式故學者相繼謂與齊魯同俗然世有治亂化有隆薄士之出處貴賤實繫於此唐季五代政紀昏微斯文與人幾至墜絕國家之起海內統一堯文舜明寔昌以大其設科攷士擢取之多則前王之所未有益州自太平興國

全蜀統文志

卷三十六上 記

讀月草堂

以來登進士第者接踵而出天聖景祐中其數益倍至慶歷六年一榜得十八人皇祐元年得二十四人他州來學而登第者復在數外其盛也如此豈非世化治隆人隨而興乎主學者議建榮名堂於宣聖殿之東北盡題皇朝及第進士名列於石柱以示來者予喜聞而遂其請又為之序時皇祐二年五月廿也

經史閣記

呂陶

蜀學之盛冠天下而垂無窮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禮殿三曰石壁之九經蓋自周衰道微鄉校廢壞歷秦之暴至漢景武間典章風化稍稍復講時文翁為蜀郡守起

掾作招從漢書

學於市減少府用度以遺博士遣諸生受業京師掾子弟為除絲且以補吏或與之行縣民用向化幾比齊魯自爾郡國皆立學實文翁倡之所謂石室者存焉至東漢之季四海板蕩兵火相仍災及校舍絃誦寂絕儒俗不正興平中郡將陳留高昞修舊補廢作為廟堂模制閣偉名號一新所謂禮殿者見焉及五代之亂疆宇割裂孟氏苟有劍南百度草創猶能取易詩書春秋周禮禮記刻於石以資學者吾朝皇祐中樞密直學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儀禮公羊穀梁傳所謂九經者備焉始漢景末距今凡十六代千二百四十餘年崩離變革理勢不常而

三事之盛莫易其故然則冠天下而垂無窮非夸說也攷實以議也惟經史閣之成基勢崇大棟宇雄奧下視衆屋匪隘即陋聚書萬卷寶藏其間斯亦近類三事傳千百年而不可廢者乎龍圖閣直學士濮陽吳公因其成也會僚佐與蜀之士大夫及其講師徒弟凡若干人飲酒以落之德風洋洋頌聲愉愉布宣於一方有若闕里弟子集雲壇之下歌詠先王道德而歸諸聖門又若魯侯泮水之上國人望其車旂和鸞而樂見之視其顏色笑語而有感恩向化之意嗚呼其盛矣哉公純誠好善治有本末所至以勸學為先見一士秀進之常若不及人所謂能長

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也陶於是推明公意而言焉夫治性修身以及家國天下大略仁義其文莫詳於經監見古之人注措發施正邪粹駁與其生民幸不幸其迹莫著於史世之學者不矜誦數而率履其言不競多聞而慎擇其是則為有得亦庶幾善學歟初閣之營建皆慕府太常博士王君靈為之謀君修潔有文嘗與郡學挈其規範來遺諸生匪獨諸閣也

御書大成殿額記

席益

紹興六年十一月左迪功郎新成都府府學教授范仲父言臣所任成都府府學大成殿建於東漢初平間天下棟宇之古無

過此者而未有題榜願陛下萬幾之間親御翰墨揭之殿額以
示人文化成流道德之富單及遠方之意上可其請即命仲父
乘傳以賜次年九月辛巳仲父至自輦轂下臣益備位牧守率
顛僚佐出迎於郊拜受於先聖祠下園冠方領之士濟濟翔翔
闔巷阡陌驚老黃幼聳觀謹呼咸戴天子闡融文教遐不作人
之盛德固不奮勵感激興於禮義嗚呼懿哉晉丞相王導有言
方今做四字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所共扼腕撫心宜正人倫
設庠序使俎豆之事幽而更彰以著淳風流德化天子不以蜀
之遐闊僻陋越在裔壤肆頒宸筆光裕賢宇煙霏露結之形纒

翔鳳翥之勢煥乎如日月麗天雲漢昭回可謂甚盛舉矣昔苗
民逆命虞舜舞于羽於兩階七旬而來格宣王興衰撥亂命召
公平淮夷其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臣雖駑劣敢不推廣上
意登動蜀之土大禮樂敦詩書和象安民慎固封守以仰裨中
興之業追蹤前古無忝聖神樂育之惠臣益頓首幸甚七年十月十日

府學石經堂圖籍記 席益

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學校之盛漢稱石室禮殿近世則石壁九
經今皆存焉自孝景帝時太守文翁始作石室至東漢興平元
年太守高朕作周公禮殿於石室東圖書遠古以來君臣聖賢
全蜀統文志 卷三十六上 記 讀月草堂

然亦有魏晉名流以故世傳西晉太康中刺史張收始畫非也
殿有畫自高昞始收嘗增益之今壁間又有東晉人士蓋收
之後繼有畫者不知誰氏也齊永明十年刺史劉悛益以禮家
器服制度偽蜀廣政七年其相母昭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
泉令張德釗書而列諸石本朝因禮殿以祀孔子為宮其旁置
學官弟子講習傳授故蜀帥尚書右丞胡公宗愈作堂於殿之
東南隅以貯石經益之先人鎮蜀奏秩文翁高昞於祀典又請
樂工於朝教士以雅聲而後類宮之禮樂文物粹然近古自國
家三雍之外無與此者鄉者缺四字上國唯蜀賴天子神聖

威武得保生聚邑屋而吏視軍賦為急春秋祭奠守者不親行
救下吏攝事以故風雨鳥鼠之虞不至饗舍蓋自東漢興平元
年歲在甲戌始作禮殿逮我宋紹興六年丙辰歷年九百四十
有三其間偽蜀刻石經之歲是為晉開運甲辰至是一百九十
三年矣益實受命盡護全蜀兼行太守事茲歲八月諏日在丁
郡文學藏儀吏以不圯版築之功中缺七字雖垂軒皇之衣裳舞
有虞之于羽自當功成於理外如其不然則伏湛行鄉射於東
京征伐之間王道與學校於江左草創之始是真迂闊矣或者
聞此而猶未喻吾將賦子衿之三章悲原氏之將落也尙友君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六上 記 讀月草堂

子者知此心哉紹興七年記

石經始末記

范成大

石經已載前記晁子止作者異而為之序考異之作大抵以監本參考互有得失其間顛倒缺謬所當辨正然古今字書雖小不同而實通用耳考異序凡二十一碑具在石經堂中子止之序曰鴻都石經自遷徙鄴雍遂茫昧於人間至唐太和中復刊十二經立石國學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版故今世六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偽蜀相母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於學宮而或又云母昭

裔依太和舊本令張釗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高穀梁亦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文獻又刻孟軻書參焉今攷之偽相實母昭裔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正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詳觀其字畫亦必為蜀人所書然則蜀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釗而能盡用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辨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榮嘗討國子監所模長興版本讀之其差誤蓋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弗精時人弗之許而世

以長興版本為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
 有訛舛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為官既判定難於獨改由是
 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
 節暇日因命學官離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
 伯注略例有邢璣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
 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
 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
 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一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
 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記獨計經文

猶三百二科迹其文理雖石本多誤然如尚書禹貢篇夢土作
 又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
 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論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衛靈公篇
 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尚書無頗為無
 陂改春秋郭公為郭亡者世皆譏之此不敢決之以臆始兩存
 之亦鐫諸樂石附於經後不誣將來必有能攷而正之者焉子
 止又刻古文尚書於堂而為之序曰自秦更前代法制以來凡
 曰古者後世寥乎無聞書契之作固始於伏羲然變狀百出而
 不彼之若者亦已多矣尚書一經獨有古文在豈非得於壁間

以聖人舊藏而天地亦有所護不忍使之絕滅中間雖遭漢巫蠱唐天寶之害終不能晦蝕今猶行於人間者豈無謂耶況孔子謂尚書以其上古之書也當時科斗既不復見其為隸古定此實一耳雖然聖人遠矣而文字間可以概想則古書之傳不為浪設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官迺延士張貞傲呂氏所鏤本再刻諸石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若粵舉之類學者可不知歟嗚呼信而好古學于古訓乃有獲蓋前牒所令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同附於石經之列以故弗克第述一二以示後之好識奇字者又安知

世無揚子雲時乾道庚寅仲夏望日序

修成都府學記

馮時行

紹興二十八年冬天子命中書舍人鄱陽王公出鎮全蜀明年四月至成都下車謁孔子廟顧見學宮圯毀不治喟然而嘆且言皇上撥亂反正易干戈為俎豆開立教化純用儒術常以萬幾餘閒手抄六經論語孝經孟子戰國樂毅晉羊祜列傳及圖孔子與門弟子七十二人像躬為叙贊頌之郡國藏之學宮以示惇勸以幸斯文德至渥也成都西南大府當是時學校薦祭無位肄習無所其何以仰承聖明休德亟命度材計工涓吉肇

雅作洋

八

伍百貳拾肆

事力不民役費不民取易腐敗而新之與新作而補其闕凡四
 百楹皆敞豁觀深精堅巖賈公來視成諸生東自荆夔西極梁
 將塗集庶下歡喜鼓舞咸願記載傳之將來公以命其屬部沈
 黎守吏縉雲馮某俾叙其興作之由且繫以辭公名剛中字時
 亨其治蜀純用儒術其有得於經術者豈弟樂易之政無愧於
 前人詞曰楠榿於山魚龍於困物生有元彬彬學宮蓄儲其中
 達於四方聲教洋洋皇曰岷蜀詩書之俗誰歟其屬振其輝竭
 孕其俊傑繫予近列西南巨屏絲絡參井惟公是命皇曰往哉
 惟撫惟懷實惟汝諧漢有文翁千載吏宗汝惟其同公拜於庭
 皇亟其行虎熊旗旌公來祁祁致其肅祇先聖先師顧瞻頽頽
 心經日營亟命鼎新刊山浮川巨桴雲連徒旅闐闐已卯仲冬
 月且昏中涓吉肅工千趾俱升趨之蒸蒸各奮而登翔然其成

漁然其明杳然其深公其省其邢人从之岌岌嶷嶷公升于堂
 而色而康嘉言孔揚諄復詢語如父如母邢人歌舞歡傳萬口
 父兄師友更相進誘一日二日化行洋溢如風之疾惟皇作極
 貴需尚德百王之式惟公之賢受命于蕃皇澤遐宣翰旋樞機
 皇日來歸蜀人其思樂石謹記
 我我矢詩不多千古不磨謹記

大成井記

李石

外學吏李石作二井於成都先筮得巽揲之六三三九而老之
 坎三焉曰此井祥也陽搖其精陽開其明水湛乎深土溢乎津
 順所汲以免於險吾井其濟乎乃闕甃三尋有思得食焉分東
 西為亭以大成名据象詞也歲大荒落日清明大余一十二小
 余一千七百七十一銘曰一奇而精六偶而盈此天地合水所
 未形我浚其原如海之溟派挹華滋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六上

記

讀月草堂

分注以清我則不驟待其淵淳有緜之修此險之行爾汲爾學無敗厥成

修學記

楊甲

成都學宮自漢至今千餘歲祠殿講室歸然獨存其西屬延三百楹壯麗廓大是為崇寧新學而歲久弊漏汗甚蜀運帥所統治繁賅月率一入學見諸生為故常講席徹即上車去不暇按行或有意直補破敗吏緣為姦厚費府廩瑋墁枝撐目所及以誣不察故雖數加葺亦易壞淳熙二年六月敷文閣待制范公自桂林移鎮全蜀始至謁先聖率諸生謁拜庭下覽古嘆息顧見屋宇侈剝木老石腐則慨然欲興廢於是諏畫講度核經費

虛實選更程督刮絕蠹自禮殿石室與今學官講誦之舍師儒之室黝闇缺落風雨入而烏鼠宅者皆徹新之蓋踰年而役休沈沈翼翼嚴覲宏固為西南冠公來新學延見多士與者儒宿師考難析義訓誨熟復自左右序生與四方之觀游若弟若子望公辭氣容色揚厲奮發願識嘉績顯刻以毋忘公德公使甲記載本末甲辭不獲命則且著公惇本勸學委訓示後與蜀人所欲聲公無窮者為詞綴語下公名成大字至能與郡人以儒長者治蜀有大惠利及民然其政發源實始興學其辭曰茲學循吏所作勸荒鑄頌爰初維艱築室攻宮誘民其間被之書詩惠我後人聖有庸祀土有攸宇相其喬木日此千歲孰傾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六上

記

讀月草堂

不扶以雨以風掃除壞汗起自今公斥材鳩工左規右程執斤
從之役徒蒸蒸乃崇乃治毋有糜腐廓為新官以就爾士士曰
樂哉其來翼翼誦歌講讀金石室壁公往視成并册在門揖之
畢升進退齊平公曰士子吾敬詢汝聖作其學惟汝擇取蓋古
有訓自本自根餘力則文以華其身滔滔利聲則非我徒毋墮
爾修愧此學廬士拜稽首載銘公言敢有戮遺公參在前并絡
之區綺乾既濡民以順賴士勸毋忘公
歸唐堂我思維勤毋壞于成以詔來者

新修四齋記

李燾

蜀郡文學掾李浩蕪說具書告丹稜李燾曰成都學者日增統
帥陳侯懼學宮不足以容迺即公堂之左右更築崇寧廢址新
為屋二十八楹分為四齋疏為四十八牕高爽靖深學者益趨
焉總其費為錢一萬九千緡有奇經始於去冬落成於今春而

秋毫弗以煩民此美事也諸生咸願有所紀述敢以告燾再卻
而再至已迺喟然嘆曰營繕齋屋事固甚美雖勿記豈不粲然
陳前而燾私竊有感焉則不可不為諸生評之蓋聞古之士皆
有學學必有講習之處在家曰塾曰庠曰序曰校蓋各因所處
而立之名初未嘗有大小升降之殊也歲時朋羣羣集有司於
是取賢斂才推而上之其不率教者屏之夫推而上之亦必有
講習之處焉斯總名曰大學惟王者之都得有是名非王者則
名曰學而已故鄉黨莫不有學謂國迺有學固已失之且庠序
及校皆所以名其講習之處云爾未始訂其處為庠某處為校

也亦未始曰庠不得名序序不得名校校不得名庠也昔孔子射覆相之圃蓋以魯君之命致衆而論士然則圃亦學矣豈必曰庠曰序曰校而後為學云乎哉若孔子固未嘗言庠序其言庠序則自孟軻氏始孟氏雖列三代學名而其義則專在養教及射修吾孝弟忠信而已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又曷嘗分東北西南上下左右或在廟或在國或在郊春秋冬夏所居各異詩書禮樂所教亦不同如大小戴所記鄭康成蔡伯喈輩所箋注紛然交加雖巧辯曲通之成理攷正求定終須培擊況又增以成均米廩瞽宗辟雍膠射與夫三靈五府別

號異辭叢勝雜遷混為一條不可致詰先儒悟其齟齬難以位置則從而為之說曰周兼四代之制蓋一處竝建四學非四學各為四處也然其說要未允當姑置周勿問彼區區之魯而亦兼四代之制乎泮水詩今且存米廩瞽宗辟雍膠射不少概見不知漢儒何所依憑而公倡異端彊入它類疑誤學者蓋其甚病在溺心以博未識古書之正偽更怵世資傳會緯說錯亂經言遂使後世人主惑其名而不究夫學之實籠絡牽聯惟恐漏落崇侈土木贅聚冠履於孝弟忠信所當修者則未始致意焉其言豈不諄諄特其意倜倜然遠耳漢孝武幸從董仲舒等議

立太學置五經博士舉孝廉增弟子員或獻雅樂或對三雍當時抑亦可謂彬彬矣然孝武實急功利士之精通秀穎者皆不肯游學游學者特章句之儒初無益於成敗之數也建孝昭欲救民間疾苦更召天下賢良文學以訪之則其所養竟非所用此不究實之害也光武勦業未及五載於傾側擾攘之間亟立太學雖不免以識決事而崇尚儒術有意其推本之也孝明孝章是承是繼其後稍忘學舍鞠為蔬圃永建六年更造賢宇開拓房屋舉郡國明經著儒以充入之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游學逮本初之元編牒數踰三萬郭林宗申屠子龍雖高

尚其事亦復周旋其間獎拔人物扶樹道教為諸生倡范滂博等與聞國政深議不諱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假託如黃子艾晉文經稱疾臥家士大夫請見弗許三府辟召輒加詢咨隨其臧否以為予奪當時儻非假託得不謂盛乎要不可與先漢同日語曾無幾何旋遭鉤黨之禍議者反歸過於大學若是則學終無益於政祇有損爾是不然學之為王者事久矣化民成俗匪學莫繇顧用之何若後漢之學是猶近古及其末造聲教廢於上風俗清乎下百餘年間亂而不亡匪學之力歟若郭有道名冠太學而超然塵垢之外不為好爵所縻正言直節寔冕全蜀秩文志

緯作傳

速作迹

十三 肆百伍拾肆
 獨全彼子女文經終賴符緯明及林宗輩排斥詐不得售禍發
 鉤黨太學何與也惜漢儒但指經術為利祿之路而不推本於
 孝弟忠信俾人自進修所用者狹爾本朝徧天下立學肇於慶
 歷極於崇寧其得失之速有日共觀而三舍升降月書季攻之
 法纖悉備具大率誘以祿利故未見豪杰之士卓然自大學興
 起者此則士所共歎也夫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又何俟於誘
 若誘之空激令躁競不安命分是不耘苗而又振之長者也獨
 明道景祐間胡翼之治湖州學其規模去古差近弟子往來常
 數百人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其出辭氣動容色人忽遇之不

缺字當作敦顧臨字
 子敦見宋史

問可知其師為翼之也磨礪灌溉之功多矣慶歷更新大學有司
 請下湖州取翼之法以為太學法焉抑嘗聞翼之弟子各以經
 相傳授又別置齋舍榜曰治道凡欲明治道者肄業於茲如治
 民治溝洫治算數之類咸因其性而肄業焉劉彝蓋治溝洫者
 至今猶以水利著夫豈苟然純用科舉為學哉及元祐欲革元
 豐三舍詆訐苛繞之弊初命程正叔與顧子缺孫莘老同更定
 學制三人議別置尊賢堂及待賓吏師等齋實用翼之故事會
 胡元夫與正叔異趣事不果行今天下立學皆徧師友相與言
 惟作文義詩賦論策爾是猶日不及而況敢及科舉外事且徒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六上

記

讀月草堂

飲食之而不於是取賢斂才無恠乎自怠自棄者之多也今多有是說欲減鄉舉十二三以其額畀郡國之學使學者繇是發身其得人未必不踰於三歲驟舉於其鄉者是或一道也而朝廷憚於改絃易調然好學者亦豈因是而遂輟其所好乎蓋鄉侍講席嘗從容為上言乞稍變試文體格無若今之煨釀熟爛庶幾豪傑有以自見上甚鄉納趣令就直廬條具條既得旨須再試即行會憲去位事亦隨寢若試文體格不變又不於是取賢見才則郡國之學誠徒立爾必不得已翼之故事尙可倣依而馳騁使學者不妨課事如式禮科舉外專精讀書且有以自

食無復營求擾亂優游厭飫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比及成就則自當與古為徒謂學果無補於當世吾不信也昔文翁初起學宮於成都市及元朔五年詔天下郡國皆立學宮蓋天下郡國學宮皆自成都倡之後之為成都者於學宮不敢不致力雖述國謨朝若崇寧宰相其致力尤甚異時縱不說學亦必枝柱斜傾圯壞亦白蓋虛矜偽以干逢掖之譽今陳侯獨能躬行節儉削浮冗之費罷誇詡之燕日積月累翬成大厦其祝文翁減省少府用度以成就蜀諸生無不及焉其為德厚矣諸生盍亦思所以報之乎司馬相如雖文章冠天下然弗張四維似

非吾黨揚子雲金口木舌真漢大儒而出處之際未免跋扈彼
 莊君平李仲元沈潛自遂莫我禁維迺可敬仰爾嗚呼絲文翁
 以來仕而顯者固多矣何君公趙志伯謙温等雖登三公君子
 弗貴也惟范景仁起寶元終元祐其進退雍容實光於莊李若
 景仁斯不負玉堂石室云燾無德之齒猥杖於鄉稱道不亂則
 燾何敢其私竊有感焉者蓋具此姑以復諸生其尙交儆戒哉

全蜀秩文志卷三十六目下

江陵朱雲煥退唐

重修至聖

文宣王廟記 宋 蒲宗孟

重建州學記

徐粹中

補夔州大成樂記

張震

黔江修學記

竇敷

大貢院記

關著孫

成都贍學田記

元 羅壽

廟學門記

鮮璿

全蜀秩文志卷三十六下 升菴原本

江陵朱雲煥遐唐

記丁

重修至聖文宣王廟記

宋蒲宗孟

夫茫昧窈眇浮於空虛運於兩間充物於萬類而不息者天地之氣氣有逆順然而其施於物也無厚薄光明盛大橫於古今亘於日月籠絡於萬世而不絕者孔子之教教有興廢然而其被於人也無遠近氣無厚薄而百穀之生有不齊焉者過在播殖之人非氣之異也教無遠近而四方之學有不同焉者失在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六下 記

讀月草堂

倡勸之人非教之弊也枯原瘠野可使為豐壤遐陬僻裔可使為美俗耨耨之不勤闢墾之不工地雖美求其茨梁之收嬉戲孺子皆知其不可禮義之不修忠信之不行人雖材求其聖賢之歸委巷之人皆知其不能告於人曰地不足殖而不耕是棄其地也告於人曰人不足治而不教是棄其人也棄地者將引而入於飢寒棄人者將引而使為禽獸飢寒至禽獸之性發何所不有今四方學可謂至盛而持其術者可謂不棄其人矣然猶教化之所浹風俗之所尚與其講磨養育之具獨完於京師浸瀆於齊魯閩益而盛於吳越惟夔為西南之陋當天下學者

翕然嚮動之時此邦之人尚不識書生慶歷詔郡縣立學今龍圖閣直學士廬江何公郊為郡別乘始能用文章理道感悟其俗於是人漸知讀書逮十餘年方有進士後又有以進士得科名者廬江公既去歷三十載傳至於今秀民稍稍輩出而為之倡者待其人尚如枯埴境圻而耨耨闢墾之不復加故窮歲月更寒暑終莫能豐乎所獲治平三年兵部郎中吳興陳公由三司判官出領本路轉運使入境之日慨然傷孔子之教不大被於一方迺下令風動諸郡使其守長招輯學子以德義錯磨其人守長承命虔不敢懈各飭僚吏以施教誨夔州刺史長沙賈

得作德

二 肆百伍拾肆
侯率先諸郡整治序宇完壞補缺設爲規程郡之人喜聞而樂
命日謀於其家告於其父兄奔走入學惟恐後時而不得羣於
其間既至服勤詩書出入時又謀於其友告於其子弟率得勵
行恥其身之不尊名之不高而孝父忠君之說不聞於耳日夜
講解疲不知倦四遠之人執業而就學者交足在境學既盛諸
生以孔子之廟廡隘毀墜階不容立堂不容處奠獻之際設席
無地宿燎無所又謀於其鄉告於其常所往來而聞於郡曰汙
宮敗室安足爲孔子之所居而稱吾陳公所以尊事聖人之意
耶願輸材以新之是年冬孔子之四十六世孫以尙書員外郎

來爲轉運判官樂陳公之不鄙擯其人能均齊人之教剔刮愚
瞶不以遠近爲間使皆議忠信守仁義以自治也懽然叶力以
終厥事又以其家之廟像及冕服之制合顏淵而下衣冠之飾
授於刺史賈侯明年二月賈侯相址擇吉牽其屬口從事於廟
庭親畀匠指倂營倂構官工私庸雜作衆治六月廟乃成豐宇
廣廈明敞廊大中嚴孔子之座冕旒服章悉用本朝之制而顏
淵以下從燕居之儀翼待左右拜圖周漢以來及唐之大儒二
十餘人於壁間籩豆罍樽盡易去舊器使就潔嚴諸生將攷於
新宮又謀於其徒告於其長有請於學官曰始者入於學懼無

以承陳公之賜故羣趨而朋來既就講肆又恐無以謝陳公之
 教故勤行而力修術業既專所趨既明又嗟無以充陳公尊德
 事聖之意故率財以為廟今廟成而無傳諸生不任其責責在
 學官學官當有以施其職也宗孟曰然是誠學官之所宜為
 昔者魯作頌宮邦人是歌鄴侯修廟韓公有詩宗孟典領學事
 實司文詞其初其卒又皆與諸生游泳於其間敢拜稽首刻石
 廟碑詞曰變於西南有國自昔人罕詩書上罕逢掖誰為豐腴
 獨此境瑋簡簡陳公初顧嗟感曰人則然其蹟可剔
 教無遠近人自損益豈不在我示以標的使之得途安往不適
 下合諸郡風動那伯庶邦守長虔命啟謁夔實有府庠序先開
 方疏淵源灌漑枯脈旋不踰時芄芄其稷既穫既耘乃漸有獲
 公日來觀驪馬白額於旒後紫綬纒寫溫潤其音以飽其書

枉梁其滿以拯其溺與之酬揖升降同席與之坐起左右接芻
 匪棄伊教咸樂親炙四遠承風篋負賁籍爭來十變奔走交迹
 人修公惠行衍晨夕相視廟貌毀墜頽窄曰古聖人是豈來宅
 芾躬輸金願就更革吉日辛卯爰始斯役眾工勤事不待繩勉
 眾版勤秣其均歷歷簷阿斯鞏稜廉斯戟像貌有嚴堂塗有赫
 是奠是亨神降無射公來在廟禮容莊惕公來在泮笑語悅懌
 克明克嘉有警陋僻凡公之仁浸漬酒滌孰為父兄不舞公澤
 那人孔懷懼或淪失學官宗孟實在斯責作詩記始以鏤金石

重建州學記

徐粹中

世無不可成之材亦無不可善之俗鳥鹵之地可使為良疇九
 夷之陋可使為洙泗其以為難者亦誠有所未至焉耳唯天下
 之至誠為能成天下之化天地之化育可贊也況於人乎君子
 之於天下也不忠材之不成俗之不善患吾之誠或有未至是

以無所不用其誠亦無往而不化夔之有學本末載於舊記歲
久屋老常有震陵之憂紹興二十三年春吳興沈公自宗伯翰
苑均逸侯藩由東蜀移鎮於夔會夏大水屋被漂墊公命相土
更築於舊學之北得高明爽垲之地拜其廟遷焉橫經有堂肄
業有舍藏書有閣膳羞有所背山面江廟居其中肇工於秋九
月戊申告成於明年夏五月辛巳總百三十四楹有來羣士其
至如歸相率搢衣願識其實粹中嘗讀易之觀曰觀盥而不薦
有孚□若且盥而不薦者為化之誠也有孚□若下觀而化之
誠也是以為象辭則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為爻辭則

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於戲公之化於夔誠既至矣諸生其
勉之異時觀光上國進用於朝人知勸勉相率以從善寔寔乎
入於鄒魯之化孰不曰自今日始謹拜手而為之頌曰夔之為

巴楚民生其間魚鹽商賈慶歷始為蠻宇逮夫崇觀後造
接武我皇中興嗣復疆土闡揚文教增光烈祖建侯作屏以綏
以撫二十七年禁從分虎政未及施勸瓦庠序來相其居檣櫓
敗腐顧將新之候時而舉會夏大水漫為洲渚卜築維新輪奐
有度民初墊溺未遑安堵公命賑之爰發倉庾泮宮之修子來
樂胥日者夜即稱兵嘯聚三歲興戎未免攻取泮宮既作因執
為虜鵠鴛革音好厥音吐在昔倍公修泮東魯爰服淮夷頌聲
歌舞今也沈公道尊學古樂育人材不問淳鹵達以至誠化如
時雨乃會其入乃豐其財士不家食於焉游處匪命匪攜率規
是輔韓愈稱之功不下紹興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謹記
禹粹中於公亦云斯語

補夔州大晟樂記

五

伍百陸拾肆

張震

宋興百餘載文物具舉唯樂律之議紛然歷數大儒莫能定卒至大晟而百家盡廢於是鑄金尙方采石泗濱以班諸天下校學異時諸生類以時肄習春秋釋奠合堂上下之樂翕然雜奏以饗先聖先師盛矣自中原遭變城邑為墟雖東南郡縣還定安集之餘而禮樂器用無一存者蜀獨以不被兵僅獲全而數十年間吏唯簿書獄訟兵食之為故謂儒者事特無訾自甚者竊取資几案虛玩之用此其於幸中又得不幸者也始夔有賜樂視諸故府十闕五六雲安舊為軍亦有賜取而合之不足則

又搜取於他州鐘磬正聲中聲凡五十有六按圖為篋篋實諸學宮每歲祀陳於庭雖備而不作尙庶幾存其意此夫子不忍去告朔羊之志也嗟夫古之禮樂不可復見矣使器無廢壞猶有考焉而併舉是去之獨何心哉助予為是舉者通判鮮于侃晉伯教授宋明孫晞亮隆興甲申十月甲子廣漢張震記

黔江修學記

竇敷通判

紹興戊寅春二月西魏公禧被命守黔始至之日祇謁先聖顧學宮不治荒陋狹隘固已憮然及跪觀上所賜宸翰匣而藏之蔀屋中則尤震懼不自安明年遂有意改建心思手畫度地辨

六
肆百叁拾肆
方無不用其志乃取養生之餘鳩工積材斲石陶瓦動以千計而無一擾於民又明年首建宸奎閣崇顯壯麗氣象宏廓而經天緯地之文鸞鸞回鳳之筆卓越煥爛光被江山又摹上所題大成字揭之禮殿之椽椽闔其蔽障飾聖像正十哲顏孟位築東西二序繪七十二賢於壁闢四齋設明窓淨几更講堂以嚴涵養止門閭以快衆目未逾年而工畢既畢屬敷書其事敷曰學校者乃禮義之所出政治之所本而公議之所在也古者獻匱箴於是受成於是論政於是一官一職以至公卿將相皆出於是真爲國者之先務也然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

產毀鄉校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而謂子產仁嗚呼人有賢愚事有當否則世有謗譽當否在我謗譽在彼君子修其在我者而已奚卹於彼哉若逆畏其議亡而欲毀鄉校則其爲人可知也繫舊有學學者不滅旁近郡不以教養爲急故散居郊野此豈知子產之言哉能無愧於孔子之謂仁者哉頃歲科舉朝廷禁挾燭之弊嚴其科條敷嘗督其事棘闈一開白袍百餘輩裹飯而前寂寂無譁須臾坐定不窺一冊文賦自成日未斜而出敷心異之以爲士固未可輕料也今公盡力於學又謹春秋二祀禮樂具備文物皆新前

所無有當見千里之間父誨其子兄友其弟正衣冠事言語爭相洗濯磨淬來集於斯目觀雲章口誦王言其不負上樂育之賜異時陞薦必能起遐方而瑞天朝至於學問有暇欲議公之政其必曰尊主庇民奉法循課新學校肅教化而我之父兄子弟誓不忘公他復何言

大貢院記

關者孫

國家用唐制以進士取士三歲大比士由州縣陞者曰鄉貢詔有司進退之此貢院之始也太宗覽進士試喜曰天下英雄盡在是矣當時以為美談余則曰自周鄉舉里選之法壞而士失

其寓猶賴春秋戰國之間齊晉鄭衛之君以君子多寡為盛衰而田文趙勝之徒客多則彊士雖失周之寓然各隨其所寓而安至秦則忘之忘則煞之以為之害可以盡掩天下士而不知蕭何曹參陳平張良之徒則秦不能掩之也漢用秦士起漢則先收士於是惠文而下有選舉之法口賢良曰力田曰孝廉曰明經皆其目也漢以選舉寓士故亦不失其寓王莽曹操睨先後之弱而欲襲之則又忘士士遇莽操如遇秦然秦不能殺蕭何曹參陳平張良之徒於前而莽操亦不能殺寇恂鄧禹周瑜諸葛亮之徒於後士之未易籠絡如此漢揚子雲曰周之士也

貴秦之士也賤謂周貴士可也謂秦賤士則秦豈得而賤之哉
 唐因隋舊以進士取士其始也得士如狄仁傑張九齡姚崇宋
 璟裴度則亦能為唐彊而其末也如鄭朴楊知至則為唐之亡
 矣取士一也何始末之異也余觀太宗初興本有意天下英雄
 之心既不能用秦之殺則欲以進士為餌而銷之吾忘士欲以
 此銷士而乃誰人曰以此取士士不識吾心且已識則南山之
 南北山之北矣吾將幾萬鍾幾千駟可要而求之哉識吾心者
 不來則來者宜其為鄭朴楊知至之徒也國家取士用唐制累
 聖待士則非太宗之心所以得士上勵精求治思欲得天下士

與其大功業今取士一塗而貢院實為進士取士之始則其容
 略乎夔一路十五郡而合六郡進士試於夔初無貢院以破寺
 寓之寺破尙可也而夔一城惟一寺一歲而天申會慶兩節郡
 臣子舍是寺無以東嚮而祝堯也豈可又以為貢院而三年
 一殘破之乎夔則寓貢院於此歷幾歲乎而不問也歲庚寅前
 侍御史王君伯庠來鎮夔下車之明日慨然歎曰託釋氏以見
 臣子之尊君貢多士以示諸侯之報國此豈細故事而弊於前
 不問於後可乎況今取士惟進士一塗吾待進士試不薄俾士
 亦不自薄進士而後得士則貢院為郡第一事也下令創新之

然退而顧公裕視民力則弊不可仰欲遲之則已下令郡進士
 鵠立待也於是公私之須皆一歸於節專力治之凡五閱月而
 成爲屋一百一十間一毫不取於民民但見其成而不知其爲
 力也則相與歌之以爲君曾爲上耳目官知國體者君不薄進
 士是欲士不自薄進士得士而貢上也君之爲政可謂知其本
 矣君濟南人君之考君諱次翁嘗參大政事光堯壽聖太上皇
 帝君自立不以公卿子弟官而世進士科今守一藩能不忘本
 如此視古以曲江題名爲非以家有文選爲過者何管九牛毛
 耶貢院落成郡士屬余書輒記其月日云

成都贍學田記

元羅壽

皇元誕受天命奄有萬方列聖繩承詔郡國崇學給田養士以
 風天下成都在蜀爲會府昔以武定故所授多萊田少中大夫
 趙公世延使指蜀道憫士習之頽弊教養道息無以承流宣化
 乃選秀民年二十上下者復其身補弟子員定章程樹令於學
 以明經治行爲業步其地得其畝制其域如市地法會其利入
 歲以爲贍學永業所輸入廩師弟子有度所司時其出納焉路
 總管張保同實總學政閒以語壽且曰茲學校之經賦也請記
 諸石碑固不獲讓曰成都自丙申蕩於兵文物泯盡搆治學舍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六下 記

讀月草堂

才二十八年倚席不講士子怠散不能恒其業蓋所授學山伍
遠未墾無所仰哺而然也才之不立則有司將何以奉揚天休
諸大夫可謂知所先矣教養之道可謂周且恒矣既而惟之周
官鄉大夫歲時登夫家之賢者能者莫得攷其羣居族食以養
以教之道其或授田而自食其力大比禮而賓興之者并授之
民也歟何治績之凝隆平之久也漢興崇儒興學增廣博士弟
子縉紳之盛至於環橋門者億萬計吾見其士類之多於周也
未見其比隆於周也其故何哉噫燼秦之餘非六學之實也百
家之言非聖道之純也修潔博習非道德之蘊也冠帶委蛇非

十

肆百參拾捌

力田之質也文學賢良非夫家之秀也方領矩步非樂舞之節
也傳疏章句非躬行之確也胡周之比隆也然猶察舉於鄉閭
也不果其行者猶渺也降漢而下學校修而教樹戾文辭侈而
士習浮矣科目盛而其進狹矣合而論之道與利而已矣上以
道求士之學也爲道上以利誘士之學也爲利上之所好下必
有甚焉者豈不信歟是以漢之士不能並乎周後之來者亦莫
漢之愈也蜀有材漢文翁始也前乎文翁也固不能治先王之
化厥後如卿雲坡穎之賢代見時出豈特比齊魯而已哉由是
言之漢之士未始異乎周蜀之材亦未嘗不炳然於漢也顧上



十一 肆百貳拾陸

之人所以造之何如耳方今車書大同厲學興化源流濂洛聖道開明士不力田而得飽於學官不待察舉鄉閭而可受知於公上無百家之雜科舉之累以荒其志矧少中公開導教化之有則廩食養成之有資士之食於學者曷亦諒之公篤志勵行彊立不反何往先之愧也哉故既紀其實以告將來因著一言思講評於博聞之君子

廟學門記

嘉定路教授 鮮璿

廟學三門之制禮經無明文璿嘗踰巴蜀浮荆襄漢沔適梁宋鄭衛歷趙代晉蒲秦陝之學周咨弗能得元貞初職教成都視

陸字下或有脫誤否
則暨或作暨

絲州學瓦礫中得宋故石碑修學門記磨滅殆半而門制可攷云古營造法式以上天帝座前三星曰靈星王者之居象之故以名門先聖為萬世絕尊古今通祀袞冕南面用王者禮樂廟門之制悉如之世所謂櫺星及凌霄者承誤也今總府命大建此門凡柱礎水榭丹雘陸暨石墻陶甃黝堊之飾俱如法經歷夏從仕實贊襄之厥功告成復請書其義以昭示永久得無惑

十二
壹百柒拾陸

